

第三十二讲

A. A. 法捷耶夫的创作

(1901年—1956年)

A. A. 法捷耶夫的早期创作，长篇小说毁灭
和最后一个乌兹格人

本讲参考文献：

1. K. 捷林斯基，A. A. 法捷耶夫，苏联作家，莫斯科 1956年。 Г. Зеленский, А. А. Фадеев, М. М.
2. A. 布肖明，A. 法捷耶夫的长篇小说“毁灭”，莫斯科，苏联作家，1954年。

Бушмин А. Роман А. Фадеева "Разгром". М. 1954.

讲授提纲

1. 引言
2. A. A. 法捷耶夫的早期创作
3. 长篇小说毁灭
4. 最后一个乌兹格人。

1. 引言

A. A. 法捷耶夫是苏联作家中老一代的人。他是最伟大最有天才的苏联散文作家之一，是卓越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家和苏联文学领导人之一。他的全部创作都贡献于研究我们这一时代的基本问题——如社会主义个性的形成，人与人之间的新关系等问题——树立共产主义道德及揭露资本主义的有人性的实质。

A. 法捷耶夫谈到他自己一代的作家时说：“我们是第一

抛弃它的人，能够向人们讲述社会主义生活，讲述它是怎样争取得来的。我们有幸还在年纪很轻的时候就能讲出人类艺术发展上的这样的话，这种话在我们之前是没有一个艺术家——甚至最伟大的艺术家——能够说得出的。”（见苏联文学史，作家出版社，1957年，北京，第486页）

法捷耶夫的作品充满了革命热情，它们歌颂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青春，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中的卓越成就。

2. A. A. 法捷耶夫的早期作品

亚力山大·亚力山大罗维奇·法捷耶夫在1901年生于加里宁省（过去是特维尔省）基姆雷城的一个农民家庭里，这是一个由于辛勤努力而获得了人民教师称号的农民。他本性就是一个反抗者，后来成为了民意党人。由于在工人群众中宣传革命而致在1894年被捕并被放逐到阿尔汉格尔斯克省去了，1916年在那边逝世。

A. A. 法捷耶夫是由他继父格列勃·科兹蒂斯秋沃兹奇·斯维蒂契培养起来的。未来作家的继父和他的母亲（她的职业是助理医生）是在进行社会民主党的地下工作时相识的。斯维蒂契也是一个助理医生。在1905年革命时期他们两人都曾积极参加散发革命宣传品的工作。

受到沙皇政权迫害的法捷耶夫一家人在转徙过数处后，1908年来到了远东，定居在海拉尔近区，离铁路150公里的茨古叶夫卡村。在这里法捷耶夫一家人从事耕种，同时也做着医务工作。未来的作家就在这里度过了他的童年。冬天他到海参崴去商业学校学习，他参加了实际的革命工作。

1949年A. 法捷耶夫在巴黎的一个人数很多的会上发言时谈到了他的少年时期，这是形成他的革命世界观基础的时期。他

说：“在人民的记忆中，这一时期是国内战争时期。这一时期也就是所谓“十四个强国进攻苏维埃俄国”的时期”。他说，“站在谁的一面，我们选择起来并不困难。我们因为父母没有钱而没有受到足够的教育……工农的生活对我们是很接近的。

（见水夫译，法捷耶夫的创作，作家出版社，1955年，北京，第2页）

“我们满怀青年人的希望，书色里带着马克西姆·高尔基和涅克拉索夫的著作，参加了革命。

我们充满了求解放的激情，因为当时在西伯利亚和俄罗斯的远东建立了比旧政权更要残酷的海军上尉的政权。我们充满了爱国主义的激情，因为日本武装干涉军的带有马镫铁的皮鞋在践踏祖国的土地。

“我这个作家的诞生，是应当感谢这个时代的。我认识了人民的许多优点（我就是从人民中间来的）（见上书第八页）。三年以来，我和他们在一起走了几千公里的路，合盖着一件军大衣睡觉，在同一个军用锅里吃饭。”

法捷耶夫懂得走在人民前面的是人民的优秀儿女。法捷耶夫的表兄弟符谢沃洛特·西比尔采夫和著名的英雄谢尔盖·拉卓一起被活活烧死在火车头的锅炉里的。

法捷耶夫说：“这是我的“生活本钱”。我明白了党对于人民的命运的意义，我因为被吸收入党而觉得自豪”。（同上书，第8页）

这是1918年9月间的事情，那时法捷耶夫才十七岁。他在白匪区进行地下工作，贴传单，参加在西比利亚洲击队和矿工之间所进行的工作，完成拉卓交给他的任务，从事党的工作，是游击队的参加者（1919—1921年）

1920年4月法捷耶夫在伯力附近被日军砲群打伤。1921年，

作为一个积极的革命者，他被选举为南乌兹别区的代表出席第十一次全俄共产党代表大会。1921年3月法捷耶夫和其他一些代表一起参加了镇压喀琅施塔得要塞与白卫军叛乱的战斗。在战斗中法捷耶夫受到了重伤。

病愈后，他进了莫斯科矿业学院学习。但是在二年级时就被派遣到北高加索（克拉斯诺达尔，罗斯托夫）去做党的工作了。此后在许多年里，他一直是出版工作方面的负责人。

1927年他迁居莫斯科，从此完全献身于写作活动了。

在法捷耶夫的文学天才的发展中，他在早期少年时代所记的日记具有巨大意义。他的最初的一些论文和特写是在1919—1920年间在地下游击队的报纸上发表的。1923年在青年近卫军文学作品选集中刊出了他的短篇小说逆流，之后又刊出了前不久写成的中篇小说逆波。

后来，法捷耶夫被共产党严格地评定了他自己的这些早期作品。特别对1922年写的中篇小说逆波。他称它为一部“不严肃而潦草的”、“灰色的”作品。“那里面虽然有几页描写大自然，描写个别的人物和事件写得还算成功，但是整个说来，‘这个作品的结构是松懈的，意思是模糊的……’”。（苏联作家谈创作经验 52页，1956年中国青年出版社）

作家特别严厉地批评了这一中篇小说的语言。通篇是用没有创意的陈腐句子，当时时髦的“截断的散文体”写成的。

同时法捷耶夫的早期中篇小说孕育着他的天才的萌芽，为长篇小说毁灭提供了如此良好的幼苗。不能不注意到，在这些作品里法捷耶夫开始写远东地区的国内战争的主题了。中篇小说逆波写的是革命初期的革命农村。在它里面描写了乌兹别边区的一个偏僻的森林区农村中的人民政权的初期阶段。作者描写了山村居民的浪漫主义性格，如女猎手卡娅，果尔诗人老

头儿东洛，贫农哈里顿等人

在革命斗争中经过了很好的锻炼的伊凡，聂烈京从前线回到这些人中间。但是在1917年2月资产阶级革命以后，富农篡夺了乡行政权。聂烈京领导了贫农向富农宣战，他被选为地方苏维埃代表。

这时河水开始汹涌泛滥，富农们不肯借出船来援救濒于死亡的人们。聂烈京夺取了船只并组织救人。中篇小说的情节是根据这两个阵营的斗争事件写成的。

作者力求揭示由于革命改革而在人们意识中产生的那种新东西，力求描写这一边区未来生活的图景。“聂烈京已经想到，不可摧的钢轨将来会架过乌苏里的山谷，而难以打穿的老爺岭的山谷将有笔直的、像人意志那样顽强的隧道通过。那时山脉将打开它的宝藏，开采出来的、像林中人的鲜血那样殷红的矿产将迎着太阳变幻着色彩。炼铁炉喷出来的刺鼻的煤烟将初次遮住针叶的树梢，电力拖拉机将初次深深地翻起肥沃的处女地。”（见苏联文学史，作家出版社，第476页）

“由于想起拖拉机而联想到果尔特人（即东洛——译注）对拖拉机弄碎白桦树皮的坦率的抱怨，聂烈京希望头鬓斑白的、沉默寡言的林人的儿子——东洛——能够驾驶这样一辆拖拉机。”

在聂烈京的形象中刻划出了（虽然还不十分成功）那些决定法捷耶夫以后一些作品中的英雄、共产党新面貌的特征——如中篇小说逆流中的索布尔，薛烈兹涅夫和契尔诺科夫，长篇小说毁灭中的叶奇生，长篇小说最后一个哥萨克中的彼得·苏尔柯夫和阿列克谢·楚尔金。

但是法捷耶夫没有创造出自己替自己说话的先进人物的形象，而他却常常用自己的现实主义的表現方法直接地说出他对英雄的看法。同时，作者在肯定革命带来的新的东西，并想到创

造未来的社会主义文化时，他以讚美的口吻来谈到森林中的“纯洁”的人们，谈到了果尔特人的风俗习惯，说在他们的血管里“混合着祖先的粗野的血和琥珀色的树脂”。

作者没有分析所描写的人的心理。他非常欣赏他们的体力和淳朴的品质。中篇小说的语言是华丽的，用了许多读起来很响亮的，外表“很美的”词。如“燃烧着的森林的黄蓝色的光带”，“淡紫色的水”，“蓝色的荡漾的波纹”，等。但是也有稍为粗野的，自然主义的细节和描写。例如：农民们打架的场面就是这样的。

1923年写了短篇小说逆流，发表在青年近卫军杂志上。作者以后没再将它出版，而短篇小说逆流都经过重写以后以“阿姆贡图的诞生”为名出版了好几次。和法捷耶夫的最初的一些作品比较，在艺术成就上这部短篇小说是更加完美得多了。他在序论先的时候说：“我的第二部小说逆流在相当程度上也有这些缺点，但是已经比较少了。这部作品虽然情节并不完善，语言有严重的缺点，但是主要的思想是清晰的，故事的艺术说服力也比较高。但是不久以后，我觉得这部小说的缺点比它的优点更显著了。”（苏联作家谈创作经验 52页。）

短篇小说的基础是游击队改变为纪律严明的红军正规部队的历史。情节发生的时间是1920年，发生的地点是被与日本干涉军进行的战争所笼罩的远东。改编为一个团的游击队，违背了政委契尔诺科夫的命令，擅自放弃阵地，并在指挥员谢纳楚克的先政府主义情绪影响之下企图用暴力夺取轮船。但是前线政委索布尔，轮船上的司令员薛烈兹涅夫，团政委契尔诺科夫及其他一些共产党员都起来反对这些有害的情绪和行动。谢纳楚克被枪毙了，团队里充满了具有健康观点的人而变成了有纪律的苏维埃战斗部队。

这个短篇小说的情节是建立在一些坚强的、“逆流”而进的共产党员同以无政府主义分子为首的一支队伍的对比的基础上的。在这个作品里的共产党员们的形象是描绘得比较确切的。这个短篇小说的语调较严谨和平稳，对各个主要的人物形象的心理处理比较深刻，短篇的结构也比较精确。但是虽然如此，作者在许多地方还是有公式主义的倾向。

短篇小说阿姆贡团的诞生使作者更加接近于他在创作长篇小说毁灭时很快就走上的那一条道路。

这样，法捷耶夫的早期作品证明了他的创作发展的总方向。他的注意力被在苏维埃政权初期里的远东地区的游击运动的主张所吸引着。法捷耶夫逐渐地摆脱了偶然的文学影响，摆脱了对当时流行的文体的服从，并且创造了自己的风格，自己的创作方法，这些东西都非常充分地表现在长篇小说毁灭中。

很重要的是法捷耶夫在进行实际的革命工作的过程中就获得了很好的思想锻炼，这种锻炼使他在主要的问题，即揭示革命的基本动力的问题上没有犯错误。他从最早的时候起就反对把革命看作是自发性看法，反对那些企图歌颂游击队的“自由民”和无政府主义情绪的人。

3. 长篇小说毁灭

长篇小说毁灭的出现乃是使法捷耶夫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家的一个真正的时刻。这个小说是于1921年构思的。作者在1925—26年间系统地进行了这个作品的创作工作，而于1927年出版。这个长篇小说成为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发展中能代表一个阶段的作品之一，在苏联和国外，它都重版了很多次。

他在北高加索所进行的党的工作和新闻活动以及国家社会

生活在那些年代里的蓬勃发展的情况都大大地帮助了他的这一个长篇小说的创作。苏联文学很快就聚集起了自己的力量：出现了这样一些形象，如恰巴耶夫、郭如鹤、格列布·楚马洛夫等。作家在描写新人的时候，避免了采用如像人所尽知的“皮外衣”这样的公式主义的描写方法。

这个长篇小说的情节发生在远东滨海地区乌苏里盆地的乡村里。在长篇里很忠实地描写了 1919 年夏天和秋天游击队员们和日本及美国干涉者以及和白党部队的斗争的真实情况，这时游击运动在对异国的敌人作战中遭到了暂时的失败。法捷耶夫的目的是要描写游击运动的“灵魂”。作者说道：“长篇小说毁灭的情节是很简单的。它的主要思想的传达是围绕关于一支队伍的命运的故事，通过这样的故事：白军如何追击它，它如何抵抗白军，它如何被击溃和被压迫，最后它如何冲破白军的包围圈，虽然损失了许多战士，但仍准备迎接新的战斗。小说中的一切事件和主人公的种种行动都是在一段并不很长的时间内展开的”（苏联作家谈创作经验 55 页）。

对于大森林中的游击队医院的生活以及对于因从农民那里得到补充而使游击队日益壮大的过程的描写，乃是这个长篇小说的情节发展的主要阶段。接着描写的是游击队的生活和战斗片断，通过森林而撤退的游击队以及紧接着的毁灭。作家认定他的主要任务不是描写战争的情景，而是改造人类性格的过程本身。

是什么东西引导人民去进行这样的流血斗争，引导他们去挣扎、克服困难和英勇牺牲的？游击运动和整个革命的思想力量及组织力量乃是和劳动人民有着血肉联系的共产党。这个长篇的价值同样也在于它的主要主人公，如楚奇生、美迭里扎等都表现出了许多为龙活虎般的英雄人物，著名的游击运动的

活动家们所具有的那些特征。例如，在法捷耶夫的关于他参加游击运动的回忆录特殊的共产主义者这篇特写里，我们可以看见作者对他年轻时和他的表兄所曾经参加的游击队的指挥员的简略的描写。

法捷耶夫写道：“当我走到村庄的中心时，我就看到在那里很热闹……在人群中有一些穿着军大衣和携带武器的人。大家热烈地交谈着。我走近房子，在它的台阶旁边挤满了很多的人。在那里，在小阶登上坐着一个身材很小，蓄着很长而带火红色的鬍子的在腿上带着一支毛瑟枪的、眼睛很大、态度非常慈祥的人，他正和农民们交谈着。他是刚来到村子里的红色游击队的队长……后来这个队长的形象就给我提供了许多用以描写中篇小说毁灭中的游击队长莫查生的材料。

通过观察和艺术概括就使法捷耶夫能够创造出共产党人莫查生的形象，他是“正确的人”，真正的人道主义者，是一个具有事业心的，严格地要求自己 and 别人，具有着钢铁般的意志的人，由于他爱着共产党的理想的鼓舞，使他向往着一种英勇的生活。

创造莫查生，特别是这个作品中的其他的人物，如美迭里扎、美帝克和木罗式加等人的形象的历史，是极有兴趣和教益的。它证明了生活的真理是怎样迫使一个现实主义艺术家去接受它的不成文的法则。而如果一个艺术家还想忠实于这个真理并不致于陷入歪曲真理的罪恶中的话，他就必须服从这个真理的要求。法捷耶夫笑道：“从最初几笔勾画出主人公们的行为，他们的心理，外表，态度等。之后，随着小说的发展，这个或那个主人公就彷彿开始自己来修正原来的构思，——在形象的发展中彷彿出现了自己的逻辑”（苏联作家谈创作经验 57页）

美迭里扎最初被设想为一个次要人物。但是在写作的过程

中他就被提升到头等重要的地位，而且成了莱奋生的左膀右臂。根据作者的构想，美谛克是要自杀的。但是后来作者认为，他不可能也不应当这样做。何尝可以给他带来殉难者的“荣誉”，从而使这个形象获得另外一种解释。

作者在写这部长篇小说的过程中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长篇小说的基本思想包含在这样的论点当中，“在内战中进行着人的精选”，人民群众觉醒了，他们想要过一种自觉的生活，而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也就培育着一些新的人物，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者。这个长篇小说的这一基本思想体现在一系列的形像、情节和主题当中，它们构成了这个作品的丰富的思想和艺术内容。因此很清楚，为什么作者在写作的过程中把工人木罗武加和图诺夫的形象提到了首位，因为他们的命运就有着示范的意义。

革命的思想力量和组织力量首先是通过游击队队长莱奋生的形象，通过许多的工人，如矿工图诺夫，刚卡连柯，巴克拉诺夫以及其他的人的形象显示出来的，他们是游击队的主要核心。

法捷耶夫多方面地描绘了莱奋生的性格，指出了他的高度革命意识和自我牺牲的精神。莱奋生没有外表的英雄特征，他的外表一点也不像一个“领袖”或“英雄”。莱奋生是一个身材矮小、瘦弱而极不好看的人，人们很难相信“他就是指挥队伍的主要力量”。莱奋生并没有作出惊人的个人的勇敢事迹，甚至他有些怀疑和动摇，也有自己的一些弱点。在困难的时刻里他甚至会放声大哭。但是他的内心却是异常坚定的，是全心全意地忠于委托给自己的事业的。在莱奋生的形象中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一个共产党员——组织者的特质，即是一个具有钢铁般的意志的领导者 and 善于善诱的教育者的特质。法捷耶夫

夫说道：“他得到了指挥各种事变的机会，如果他指挥得愈是完全和顺利，那么，他就能够愈加清楚而正确地洞察出变事的真正进程以及各种力量和人们在这些事变中的相互关系”。

作为一个领导者的蔡奋生之所以具有力量或威信乃是因为他能够清醒地理解真实的现实和善于运用任何一种现象去进行革命斗争。总的说来，蔡奋生在我们的面前乃是一个英雄人物。是一个有才干、有意志的革命群众的领导者，革命群众跟随着他去进行战斗，并完全服从他的指挥。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乃是成为支配着蔡奋生和他的同志们的是一种伟大的力量——革命的责任心和为自己及为全体劳动者争取幸福的愿望。“蔡奋生只信着——驱使着这些人们者，决非单是自己保存的感情，乃是另外的，教之一看，是隐藏着，连他们之中的许多人也还没有意识到的，不下于此的重要的本能，借了这个，他们才能将所忍耐着的一切，逼死，都售给最后的目的，倘没有这，恐怕谁也未必会自己走进这乌拉辛斯克的泰茹里图去送死的罢”。（水夫译，法捷耶夫的创作，第13—14页）。

这种情形很自然地可以由许多情节之一——蔡奋生同那个起初不遵守纪律的少年工人，传令使木罗式加的冲突——来证明。在很炎热的七月的日子里蔡奋生命令他把一个小色带到夏勒图巴的队伍中去。但是木罗式加觉得这一切都没有必要。“无聊的上头的差遣，谁也没有用处的信件，尤其是蔡奋生的好像外国人一般的眼睛，他已经厌透了，这又大又深，潮水似地眼睛，和他的皮毛长靴一同，将木罗式加从头到脚吸了进去，而且在他里面，恐怕还看见了木罗式加自己所不知道的许多的事情”。（鲁迅译，毁灭，第2页）。

木罗式加拒绝带小色前去。

“到经理部去那里去缴了枪械还”。他（即蔡奋生，柯尔

尊法)用了极冷静的调子说,“并且你可以离开这里,我闻不着你那样的多讲废话的东西”。(同上书,第3页)。

但是木罗式加回答说,“哪,朋友莱奋生,因为并不是为了你那漂亮的眼睛,我们这才动手来革命的呀……”(同上书,第3页)。“他无论如何也不能”缴械,因为这是和他的作为矿工的良心相违背的。木罗式加带着小色去了而且在路上还救了美谛克。

莱奋生觉得他周围的生活是贫乏和无聊,但是他认为他自己的生活的意义正是要改造这个生活。而为了这个就必须首先粉碎白匪和丑恶的日本人。于是莱奋生便积极地参加了这个斗争。叶列兹西引导着莱奋生去熬过斗争中的一切苦难和不幸呢,是什么东西使他鼓足了干劲,并使他能领导其他的人们前进呢?法捷耶夫这样说到莱奋生:“他心中有着一种强烈的,任何别的愿望都不能比拟的对于优秀,有力、善良的新人的渴望”(水夫译,《苏联文学史》,下卷,第482页)。这种对于在合理的社会关系的制度下所产生的新人的理想,唤起了他去进行斗争,创造功绩而接受考验。这个理想也决定了他今天对人的态度,使他具有不调和的意志并遵守着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原则。

当环境紧要的时候,莱奋生就可能显出严峻的和不屈不挠的。他在下面这段情节中,便是以这种姿态出现的:有一个游击队员经常派遣牧猪人那那鲁什加到冻了冰的水上去捕鱼,莱奋生就用枪去威慑这个致害别人的人,并强使他去执行一个特殊的命令,并自己爬进冷水中去。

当游击队在行军中没有食粮,因而就威胁着它以战斗力的时候,莱奋生就不得不强迫征收了一个朝鲜人的猪,虽然这样做他们已也感到很难过。

当莱奋生使自己的队伍经过难以通行的原始森林和沼泽地

带而避开敌人的打击时，他就变成了一个威严的和意志坚强的指挥员了。

作者在勾勒莱奇生的形象时深刻地描写了他的心理状态和他的最隐秘的内心感受，而且是跟在那些年代的其他作家们所创造的共产党员的形象大不相同的。法捷耶夫使我们认识了这位革命者的精神世界，他领导着小资产阶级群众和一些来自工人队伍里的人们进行改造，这些来自工人队伍的人们的意识往往还发展得不够，而且也还受着资本主义社会的残余的感染。

季莫菲依·图诺夫是矿工中一个最鲜明突出的人物。他是一个强有力、坚决和性格有些粗暴的人。他相信“矿工的称号乃是人在世界上所能具有的最高和最光荣的称号”。正因为这样他才如此痛心和愤怒地谴责了那偷窃了农民的甜瓜的木罗式加。当农民们讨论怎样处罚木罗式加的时候，图诺夫就情不自禁地喊道：

“叫我们自己来决定？……你们担心么？……”他挺出胸脯，拖长着热心的怒声，说。“那么，就自己来决定罢！……”他忽然转向木罗式加，将那热烈的眼盯在他上面。“你是我们一伙么，你说，木罗式加？……是矿工？”他紧张着，刻毒地问。“哼，哼，是肮脏的蛆呀，——苏维的矿石啊！……不愿意做我们一伙么？胡闹么？丢矿工们的脸么？——好！……”他的声音，恰如响亮的硬煤一样，发着沉重的钢一般的声音，落到寂静里去了”。（鲁迅译，毁灭，第41页）。

图诺夫建议把这个犯了过失的人从队伍里驱逐出去。图诺夫是觉悟的无产者其中的一个典型的形象，他是那些支持苏维埃政权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人们中的一个。图诺夫在掩护自己队伍退却的时候英勇地牺牲了。

斥候兵美迭里孔是莱奇生的形象的一个独特的补充，他是

一个排长，不久之前他还是牧人。他是一个热情、性烈如火和充满着活力的战士。莱奇生经常都很“佩服着他那软皮鞭似的紧紧地编成的柔软的身体的激烈的举动”。（同上书第53页）

“这人——关于美迭里孔，作者这样说道——连一分钟也不能镇静地坐定，身体都是火和动，他的兇猛的眼睛里，燃烧着寻求战斗的无厌的欲求”。（同上书，第53页）。

美迭里孔表现出了未来的军事首脑的丰富才能，而莱奇生呢，也热烈地支持他的打猎，将自己的意见列入被讨论的作战计划中去。

“美迭里孔么？……啊——啊……是的，是一个脚色呀！”莱奇生也共鸣了。“但是，小心些罢——不要自误……”（同上书，第53页）。

研究者们认为作者对美迭里孔的功绩和他的英勇的死的描写是这个长篇小说的最优秀的篇章，这是非常正确的。当美迭里孔出发到与匪的巢穴进行侦察的时候，他就陷落到敌人的手中而且当着这个大森林村庄所有居民的面被处以死刑。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来自阶级敌人的手里的死刑，当他死的时候，他对劳动人民的未来的幸福还是怀着光明的信心。

但是这个长篇小说中最鲜明突出的、肯定在革命的过程中培养新人和精选社会中的所有健康东西的必要性和规律性的这一基本思想，是在木罗式加和美谛克的对照形象中表现出来了。作者在揭示这些形象时就提出了道德问题。作者说道：“顺便我也要在个长篇中发挥一下这样的看法：抽象的，‘全人类的’，永恒的道德是没有的……都是从工人阶级利益出发，那就是道德的。凡是破坏革命的利益，破坏工人阶级的利益的一切都是不道德的”（苏联作家谈创作经验 53页）

木罗式加经过了困难的生活历程，在很早的时候就被迫在

矿井里工作，他学会了说下流话、出言伤人和酗酒，这样也就没有认识到真正的人生的快乐。他会偷窃、会对妇女做出非礼的动作，会说谎。这一切都是他在其中生长的那个生活和劳动的环境和条件所遗留给他的严重缺点。但是尽管如此，在木罗式加的身上还保留了一些良好的品质，这些品质在生活的困难关头就充分地表现了出来。木罗式加对一些基本的事情是忠实的和坚贞的，——他忠于自己的同志、劳动人民和革命——即使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也是忠实的。

作者说到美谛克：“……从十诫的观点来看是非常“道德的”，他“真诚”、“不犯姦淫”，“不偷盗”，“不骂人”，但是这些品质在他身上是表面的，它们掩盖着他内心的利己主义……由于革命失败的结果，发觉木罗式加这种典型的人比美谛克更为高尚”（同上书 54 页）

美谛克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是社会革命党党员。他是怀着要成为英雄的幻想而有愿参加游击队的。他把游击队的生活浪漫化了，他觉得，他立刻就能创立功勋，出人头地。他是一个道地的个人主义者，是一个完全不知道人民，不懂得日常的艰苦劳动的人。美谛克充满着资产阶级的偏见，同时他也是伪善者和怯懦者。美谛克是动摇分子中的一个。一些人参加了革命，另一些人看风转舵，根据个人的判断，投靠了反革命。

美谛克属于这样一类的人，由于他的孱弱、精神萎靡，他就不能在斗争中很坚强，而在最后就成为了叛徒。

当美谛克准备参加游击队的时候，他被一种高傲的幻想所笼罩着，“矿山的人们——他先前仅从报章上面知道的——以浩大的行列，一穿着火药的烟和英雄底伟业所做成的衣服”（毁灭 13 页），在队伍里他看到了严酷、忙碌、艰苦和贫困的生活，

这一切就立刻使他感到厌倦：“周围的人们和从他奔放的想像所造成的完全不相同的人物。他们很污秽，粗野，残酷，不透气”（同上书75页）

作者详细地分析了美谛克的内心世界，分析了他对同志、友谊、爱情（对华理亚）和整个事业的看法，并且指出说，美谛克是不可能与人民相结合的。对于在他从前的幻想中所臆造和勾划的那些功绩的渴求，很快就被对过去在城巾中的那种可爱的无忧无虑的、安静生活的渴望所代替了。美谛克是“漂亮言词的英雄”，他认为，如果和他周围的游击队员们相比，他在道德上还是比他们要离一些，要“洁净和善良”一些的。他的那个自“我”，对他来说，比世界上一切都要珍贵：“但他也就觉得，自己是决不会自杀，决不能自杀的了。因为他在全世界上，最爱的还是自己，——他的白皙的，肮脏的，纤弱的手，他的唉声叹气的声音，他的苦恼和他的行为，连其中最可厌恶的事。”（毁灭 196页）

在美谛克的关于美好和英勇事物的幻想之间，的确没有一种能够实现这些幻想的健康的和有益的纽带。而他也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

当木罗式加和美谛克一起去作斥候的时候，美谛克的精神、思想上的软弱和落后，以及他的身体上的孱弱等毛病，都全部暴露出来了。突然从道路的拐角处出现了白匪军。木罗式加掏出了手枪并且开始射击……但是他不是为解救而射击敌人，而是向空射击以便使后面的队伍知道前面有危险。木罗式加是作为一个英雄而死在战斗岗位上了。在伦理和道德方面，木罗式加比美谛克要崇高得多。

而美谛克呢，他带着吱吱的叫声和哭泣声就滚下了马鞍，跌下了山坡溜进树丛中去，抛弃了同志，使其孤零零地对付敌

人。由于美谛克的怯懦和叛卖行为，游击队遭受了极大的损失。

法捷耶夫指出，那种帮助劳动人民为争取解放而斗争的道德，即共产主义道德，是会胜利的。

美谛克的命运是非常富有教育意义的。因为在我们的环境里，也还有相当一部分的人乐于对共产主义下的幸福生活进行高谈阔论，但是当号召他们今天去做一些工作以外的事情，参加一些平凡的劳动，参加集体义务劳动或是某种社会工作时，这些人就认为这样的工作是平凡的、粗笨的，因而就感到厌烦，往往能够找到大批的藉口来逃避它。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可以有充分的根据来说，美谛克的特质还在这些人身上存在着，而且阻碍着他们真正地和人民打成一片。

法捷耶夫说道，知识分子出身的莱奋生自己，在过去也是有过不少的虚无幻想的。但是他无情地压制了自己身上的这种对于甜蜜的、不能实现的幻想的迷恋，而且得到了一个严峻的、但却是唯一正确的结论。他了解：人的智慧在于能够“照现状来看一切，以变革现状，而且支配现状”（水夫译：法捷耶夫的创作，第14页）。这即是说，莱奋生已经掌握了看待现实的清醒的现实践主义的观点了。

这样，法捷耶夫就在美谛克身上揭露了他对现实的虚伪的和浪漫主义的态度，揭露了那些还没有走上革命的斗争道路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特有的有害的幻想。

在这个长篇里有一个被描写得很细致的妇女的形象，她是一个看护妇，本罗式加的妻子。她是一个具有着“火焰般的眼光”的善良的妇女，她力图取悦于一切的人。他对本罗式加的粗暴性情感到非常痛苦，而对温存的美谛克则很倾慕。但是在后来她就明白，美谛克之所以对她感到兴趣乃只是把她当作取乐的对象看待而已，于是她就避开他了。